

逐梦
这5年

沿着宛如一条蓝色飘带的阿伦河,我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的查巴奇鄂温克民族乡。这个民族乡紧紧依偎巍峨的大兴安岭,人称大山里的鄂温克民族乡。民族乡的名字查巴奇是鄂温克语查尔巴锡的谐音,汉语意思是白桦丛生的地方。清代顺治初年,鄂温克人的一个部落涂克冬部落流落到这里,见满山遍野都是白桦树,认为这里是个吉祥的地方,从此定居,起名叫查巴奇。

1956年,经自治区政府批准,这里建立了鄂温克民族乡。乡政府所在地三面环山,绿树幽幽,山花烂漫;阿伦河在右侧如飘带一般流淌,河水流经片片绿茵、块块庄田。正如那首歌所唱:兴安岭高呀,阿伦河长,查巴奇是美丽神奇的地方……

刚到鄂乡,就听到一个美妙的传说。说不清那是什么年代,北石砬子山下下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,他疲累得有些站不住了,鄂温克人给他送来了鹿奶酒、熟肉和烤饼,于是他告诉大家:善良的鄂温克呀,白桦丛生的地

北方的青纱帐

张金凤

谁的手在天地间扯起这壮观的帐子:嫩绿的、翠绿的、青绿的、深绿的、墨绿的,各色高茂的庄稼棵子高低搭配、浓淡掩映,在辽阔的田野上密密匝匝排列,在飒飒秋风里傲岸站立。

青纱帐,多么美的名字,多么诗意的想象空间。它们是个庞大的族系,大片高茂的高粱地、葱郁的苞米地,一排排、一行行,站在北方的平原、高岭、洼地,站成英姿飒爽的士兵,蔓延成秋风百里的绿色丛林。

青纱帐是在麦田的脚印上长起来的。五月,麦子退出田野,高粱、玉米落地生根,玛瑙、金子般的种子在芒种后的湿润土地里与雨水结盟,相约长成天地间响当当的汉子。烈日或暴雨带来的苦难,伴随着志向高远的生长,因它从不放弃,一直仰头向天,才有那高壮的身躯和硬度。水脉缺乏的北方,将高粱、玉米置于一个窘迫的荒原。烈日炙烤,秸秆半枯,一颗雄心浓缩成植株深处那脉坚硬的魂。只要黄昏一阵风吹过,它昏昏的生命立即清醒,用每一片叶子、每一寸茎秆吸吮夜间凝结的露水,于是又婆婆娑娑,浩浩荡荡。而在大雨倾注、田野汪洋的日子里,它从底部长出密密麻麻的多条水根,一边快乐地吸吮雨水迅速长高,一边织网般牢牢固定住种子的梦想,辅佐着主根的江山。披火战雨的岁月铸就了它的强壮,不经过风雨历练,怎能长得成响当当的汉子?它对炎热和风雨满怀感恩。

吸足了水肥的高粱、玉米,蓬蓬勃勃地长起来,浓密的青绿迅速覆盖大地。到了初秋,它们身量长足,沉稳硬朗,显示出北方汉子那顶天立地粗犷

致敬“文学地标”

周舒艺

不久前刚刚结束的“上海国际文学周”,一场“上海文学地图朗读接龙”活动精彩呈现。近二十位作家于十小时的时间里,在上海书展现场、上海作协、上海文艺出版社、巴金故居、柯灵故居、茅盾故居、鲁迅纪念馆、左联纪念馆、思南文学之家、上海国际文学周诗歌之夜等十处上海的“文学地标”,接力朗读上海本土作家或与上海有过关联的作家的作品。

这项别出心裁的文学活动,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。之所以受到关注,我想,一方面是因为文学,它是对中国

方风水好,“白那查”山神会走出白桦林保佑你们。说完,老人转身离开,没了踪影。后来,在白发老人站立的地方长出了一棵榆树,鄂温克人认为这是棵神树,全民族非常敬仰它,悉心保护它。鄂温克族姑娘小涂陪我们来到距乡政府一公里的地方,观赏了这棵神树。神树虽然已经几百岁了,但仍然枝干苍劲,蓬冠遮天,叶子鲜绿。三十年前,上海老诗人黎焕颐曾在神树前吟诵艾青的诗句: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,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鄂乡把这著名的诗句刻在了神树前的碑上。小涂说,鄂温克人热爱家乡,一直注意保护大自然,所以这里生态环境极好,农牧业年年丰收,生活比山上的柳兰花还红火。

走进乡政府所在地,发现这里简直就是大山里的小城镇,条条街道都是水泥路,四通八达。街道两侧的楼房、门市房错落有致,商店、饭店、旅店、粮店……应有尽有。周围村屯的房屋也都是整齐美观的红砖外墙,家家通水、通电、通广播电视,完全是现

北方的青纱帐

张金凤

豪放的劲头。高过人头的玉米、高粱,像列队待命的士兵,一列列,一片片,将天地间扯满了,齐整而又严密,威武而又挺拔。

青纱帐是孩子游戏的天堂,是躲烈日、藏猫猫的佳处,是帷帐是梦想。放牛的时候,割草的时候,翻地瓜蔓的时候,累了就到青纱帐里寻乐趣。青纱帐里有小虫子的歌唱和舞蹈,有绿色帷幔丛丛遮掩的潜藏快乐,有果子酸酸甜甜的嘴巴犒赏,更有甜甜的玉米秸滋润喉咙。孩子们管那种甜甜的玉米秸叫“甜秆”。在密密麻麻的玉米秸中寻找一株种的植株是需要智慧的,不能一棵棵去啃尝,那是损坏庄稼,要揪准哪棵玉米秸颜色微微暗红,好像饱含糖分的模样,最好有线虫子孔洞。虫子盗食的痕迹,是判断一株玉米是不是好吃的重要依据。大自然中,虫子是聪明的,聪明的孩子会利用聪明的虫子,准确地找到甘甜的青棵。“甜秆”采到手,劈掉叶子,啃去外皮,多汁的瓤裸露出来,咬一口,嚼出蜜糖般的甜。好多年之后,那些躲在青纱帐里啃过“甜秆”的孩子面对琳琅满目的食物,总是叹息,再也找不到童年那一根“甜秆”的甜美了,是他们萎靡了食欲,还是贪恋着那回不去的旧时光,到不了的青纱帐?

犒赏完嘴巴,就是精神的愉悦。青纱帐这天然的幕布里最适合捉迷藏。它像迷宫一样,只闻人语响,不见罗裙飘。藏猫猫的孩子,只要不吭声,就很难被找到。所以那寻找的孩子,总是在青纱帐里手舞足蹈,使尽一切办法逗乐,想让藏着的孩子忍不住大笑起来。那忍不住大笑的孩子,暴露

致敬“文学地标”

周舒艺

文学发展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一次致敬;另一方面,则是因为它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。仿佛一种姿态,鲜明地向公众标注出上海这座城市的“文学地标”,同时擦亮了这些地标。它让人们看到了一幅特殊的上海“文学地图”,并通过这幅地图,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浓浓的文学氛围和文化气息。在这样的地方生活,是多么美好。

事实上,不只是上海,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“文学地标”。这些“文学地标”,也许是某位著名作家生活过的故居,也许是某部经典作品的诞生之地,

代化的生活。副乡长赵宝太介绍说,党的十八大以来,民族乡实施了民族学校的升级改造、卫生院的迁址新建,建成了鄂温克族博物馆和民族广场。他说,近年来,全乡累计改造危房一千两百三十七栋,绿化植树二十多万株。我们听了,都很赞叹,情不自禁地竖起了大拇指。接着,我们来到两个鄂温克族民族村的综合服务体,在参观了便民服务大厅、文化活动中心、电子信息室、阅览室之后,深深地感到,大兴安岭下鄂温克人的日子,真是越来越好了。

一场细雨过后,天空出现了彩虹,见到彩虹,鄂温克人兴奋得欢呼起来。鄂温克人自古就视彩虹为吉祥的象征,1956年民族乡成立那天,天空就出现了彩虹,人们更觉得彩虹是幸福美满的象征。我们漫步街头,发现民族乡以彩虹冠名地方很多:彩虹大街、彩虹广场、彩虹峡谷、彩虹市场……最近几年,随着农业实现机械化、牧业实现专业化和各种民族服务体的完善,民族乡的文化、教育、卫生等各

目标,便只好迅速跑开,移到别处。于是,让循声而去的人又扑了个空。青纱帐就是这么神奇。那青翠的纱一般的帷帐,又是多么温情,适合做温暖的游戏,比如过家家。青纱帐那些温柔的内敛,将青翠敛成深沉的绿,然后变成淡黄,时令就到了中秋,青纱帐变成了斑斑点点的黄红的彩色。花落成实,高粱晒米的香气荡漾在田园的上空,一直弥漫着飘散到乡路上、村庄里。镰刀闻到香气,从墙上走下来,走向磨刀石,准备向田野进军;锄头在角落里挺了挺腰杆,准备把青纱帐收成一朵朵草垛。牛的倒嚼里多了高粱叶子的鲜美,它知道,这美味要唤醒秋天的劳作了。

对于在泥土上奔忙的庄稼人来说,青纱帐是殷实的希望,是沉甸甸的收成。抬眼望见满坡的青纱帐,庄稼人的心里总是荡漾着甜蜜,那是一坡准备走向粮仓的粮食在追赶着生长。等它在漫野的风里、雨里、日晒月梳里吮足自然的精华,慢慢把铺展无涯的青内敛,将青翠敛成深沉的绿,然后变成淡黄,时令就到了中秋,青纱帐变成了斑斑点点的黄红的彩色。花落成实,高粱晒米的香气荡漾在田园的上空,一直弥漫着飘散到乡路上、村庄里。镰刀闻到香气,从墙上走下来,走向磨刀石,准备向田野进军;锄头在角落里挺了挺腰杆,准备把青纱帐收成一朵朵草垛。牛的倒嚼里多了高粱叶子的鲜美,它知道,这美味要唤醒秋天的劳作了。

青纱帐里藏着神灵般的敬畏,人们在夏秋的季节里,不轻易到青纱帐里去叨扰庄稼的成长。那时节,乡野的小兽也在繁衍生长,青纱帐不仅遮

蔽人类,也遮蔽这些与人比邻而居的生灵。狐狸、獾、兔子、田鼠甚至还有狼,在青纱帐的庇护下生长繁衍,平衡着生态。幽静的青纱帐,风是掠过梢头的行者,匆忙而过,而底部的秸秆,岿然不动。小虫缓慢地在叶子上爬行,也许它一辈子都爬不出这片高粱地,一辈子都见不到硕大灼热的太阳,但是有什么关系呢,一滴从梢头滑落下来的露水,足够它沐浴吮吸,一点点落下来的花粉,就是美味的午餐。有那么多或者忙碌或者悠闲的昆虫邻居、野兽邻居,它们没有在意叶子的表面嚎啕而哭,也没有在意叶子的背面忧伤叹惜。植物的秸秆深处有一条汹涌的河流,流淌着它取之不竭的蜜糖般的醴酪,还有日渐成熟的果实的香气从深深包裹的穗子间飘来,闻着就醉了,所以,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?

青纱帐是绵柔的,它呵护着生灵;青纱帐也是坚硬的,它是固若金汤的铠甲。青纱帐固守着北方辽阔的沃野,在黄土地上铺展开它们的青春,在青绿的叶子间蔓延着它们的血性。广阔的天地间,那密密匝匝的秸秆和叶子是遮蔽的,青纱帐遮蔽风遮蔽雨,遮蔽着日光,遮蔽着沙尘和窥探的眼睛,遮蔽着尖刀和追踪。兵荒马乱的岁月,老百姓总是在深山沟壑里在青纱帐里躲避战乱,青纱帐遮住了子弹的肆虐,扰乱了侵略者的方向,“青纱帐里,游击健儿逞英豪”。密不透风的青纱帐就是广大的民众,就是用生命和躯体掩护着斗争的勇士。那绿,绿得大义凛然;那绿,绿得波澜壮阔。风过时,绿波起伏,荡漾着的青纱帐,内心守着固若金汤的秘密。

只有北方的厚土,才能够把高粱玉米养育成青纱帐,只有北方的风的抚摸,才能叫青纱帐更加茁壮粗犷。它像北方的山一样,线条硬朗粗犷,傲然而立;它像北方的汉子一样,血性豪放,顶天立地。

秋光里,青纱帐上长出了红黄的脸谱。高粱穗子像个火把,冲着天空笔直燃烧,红彤彤的,玉米腰间揣着金锤子,还挂着棕红的髻口,它们在大田里铿锵地唱着一出大戏,给天地听。

在我们的校园里求学、工作过的作家们,当年在这里读书和生活的场所——这些,不正是一所大学的“文学地标”吗?当找到那一处处场所时,我吃惊的是,没想到就在自己所求学的校园里,竟然生活过那么多赫赫有名的作家。这也让我重新认识并思考起身边的校园来,原来,它不仅是一个求学之地,更是一个历史岁月的见证者,一个文学传统的继承者,一个富含文化积淀的矿藏。在这样的地方求学,是多么自豪。

我们的身边,从来不乏这样的“文学地标”。我们所期待的是,会有越来越多诸如“上海文学地图朗读接龙”一类的活动和创意,让人们走近那些“文学地标”,让“文学地标”的光芒,照进我们的生活,照亮我们的世界。

让我们以文学的名义:致敬!“文学地标”。

这样的“文学地标”其实散布于很多地方。记得上大学期间有一门课程,当中的一项课外作业,便是找寻曾

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大山里的鄂温克人全都搬进了楼房,人均收入达到两万四千多元,幸福的日子,如同彩虹一般绚丽多彩,难怪他们那么喜欢用彩虹来命名呢。

我们到查巴奇鄂温克民族乡的时候,正是快要乡庆的日子。这可是大山里鄂温克人重要的节日。每逢这个节日,他们都开大会庆祝,到神树下祭拜,把酒抒怀歌唱新生活……当中,最隆重最热闹的就是举办篝火晚会了。全乡人来到广场欢聚,相互问候,互致祝福。女人身穿美丽的长裙,男人戴着各种样式的鄂温克帽,每个人都快乐无比。燃起篝火,腾空而起的火焰,照亮了四周的大山。狂欢的男女老少手拉手围成一个个偌大的圆圈,双脚一前一后交错落地,身体随脚步前会后仰。他们喊着“号,号,号代!奥号,奥号,号日代!”的拍子,按太阳运行的方向不停地旋转、旋转……这喜庆之夜,在熊熊的篝火中,鄂温克人喜欢乐的舞步,迎接着大兴安岭充满希望的朝霞。

听她这么一说,我有些不太自在,但心里却隐隐佩服起这个女人来:懂的还真不少,看样子是个行家。

“得!一百六十元就一百六十元,改吧。”

“那好,一周后来取。”女人依然忙着活儿,侧脸说了一句。

一周时间很快过去了。我如期来到店铺,一进门,还没待我开口问衬衫改得怎样,女主人便满脸歉意地说:“真对不起,我家这两天有点急事,衣服还没来得及改,耽误您穿了。”我一听,顿时很不悦:“怎么能这样呢?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信誉。说好哪天让人来取衣服,就是不吃不睡也得给人家赶出来。”

“是,是。”女人一边在案板上用滑石片划着布料,一边直点头。

我的气仍没消,继续冲她发火:“你说说,我家离你这八九里路,坐公交车得半个钟点,搭钱费时不说,而且——”我话还没说完,她把话头儿抢了过去:“行了大哥,啥也别说了,我现在就干你的活儿,明天下午来取行吗?”她的语气里明显透着哀求,脸色也不好看,像是有很重的心事的样子。我还能再说什么,晃晃脑袋,无奈地走了。

可是,第二天下午再去的时候,店铺却锁上了门,连人都没见着。

第三天又去,仍然锁着门。

间挨着门做生意的左右邻居,人去哪了,都说不知道,连个电话也没留。

第四天是端午节,同样没人。我猜想,也许她家不在本地,提前几天回家过节去了。可无论如何,总该留下几个字或电话号码什么的。你说可气不可气,这这叫顶天立地。

秋光里,青纱帐上长出了红黄的脸谱。高粱穗子像个火把,冲着天空笔直燃烧,红彤彤的,玉米腰间揣着金锤子,还挂着棕红的髻口,它们在大田里铿锵地唱着一出大戏,给天地听。

在我们的校园里求学、工作过的作家们,当年在这里读书和生活的场所——这些,不正是一所大学的“文学地标”吗?当找到那一处处场所时,我吃惊的是,没想到就在自己所求学的校园里,竟然生活过那么多赫赫有名的作家。这也让我重新认识并思考起身边的校园来,原来,它不仅是一个求学之地,更是一个历史岁月的见证者,一个文学传统的继承者,一个富含文化积淀的矿藏。在这样的地方求学,是多么自豪。

我们的身边,从来不乏这样的“文学地标”。我们所期待的是,会有越来越多诸如“上海文学地图朗读接龙”一类的活动和创意,让人们走近那些“文学地标”,让“文学地标”的光芒,照进我们的生活,照亮我们的世界。

让我们以文学的名义:致敬!“文学地标”。

这样的“文学地标”其实散布于很多地方。记得上大学期间有一门课程,当中的一项课外作业,便是找寻曾

·遇见·

朋友从美国寄来一件衬衫,肥肥大,穿身上,人在衣中晃晃荡荡,稻草人一般。这衣服不重新加工一番根本穿不出去,必须得改。

于是,来到一家个体缝纫店。门面很小,不足十平方米,打理得倒是蛮像样,屋里屋外,干干净净,让人极易生出好感。

店主人是位四十多岁的女人,忙得连我进屋都没顾上抬头瞅一眼,正手弄针线,眼盯针脚,埋着头在缝纫机前全神贯注地干着活儿。

“坐吧。有什么活儿需要干?”她仍然没抬头,只是问我。

“您看,这衣服能按我的体型改吗?”

她停下手中活儿,把衬衫接了过去,打量两眼,说:“这衣服改起来比做件新的还麻烦,大小、肥瘦都得动,整个缩一圈。先拆,后裁,再缝,跟盖错了房子拆了重建一样,不但多费工,料还变得不顺手。”

“我得多少钱?”我开门见山地问。

没想到她却道:“我建议你别改,有合适的朋友送人算了,太费劲。”

“那怎么行,这是远在美国的朋友跨越海一份心意,我怎么可以随便送人。你就说多少钱吧。”我说。

她稍思片刻说:“一百六十元。”

我听了,不禁脱口而出:“这件衣服还不知值不值一百六十元呢!手工费竟要这么多?”

谁知她接着说道:“大哥,你错了,这件衬衫即使在美国买也不会低于一百五十美元,这料子是现在最流行的高支纯棉棉面料,国内买至少要一千三百元以上。修宝马与修捷达是不一样的。”说完,便重新坐到缝纫机前忙活起来,不再理我。那意思是,该说的她都说了,改不改由我。

“得!一百六十元就一百六十元,改吧。”

“那好,一周后来取。”女人依然忙着活儿,侧脸说了一句。

一周时间很快过去了。我如期来到店铺,一进门,还没待我开口问衬衫改得怎样,女主人便满脸歉意地说:“真对不起,我家这两天有点急事,衣服还没来得及改,耽误您穿了。”我一听,顿时很不悦:“怎么能这样呢?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信誉。说好哪天让人来取衣服,就是不吃不睡也得给人家赶出来。”

“是,是。”女人一边在案板上用滑石片划着布料,一边直点头。

我的气仍没消,继续冲她发火:“你说说,我家离你这八九里路,坐公交车得半个钟点,搭钱费时不说,而且——”我话还没说完,她把话头儿抢了过去:“行了大哥,啥也别说了,我现在就干你的活儿,明天下午来取行吗?”她的语气里明显透着哀求,脸色也不好看,像是有很重的心事的样子。我还能再说什么,晃晃脑袋,无奈地走了。

可是,第二天下午再去的时候,店铺却锁上了门,连人都没见着。

第三天又去,仍然锁着门。

间挨着门做生意的左右邻居,人去哪了,都说不知道,连个电话也没留。

第四天是端午节,同样没人。我猜想,也许她家不在本地,提前几天回家过节去了。可无论如何,总该留下几个字或电话号码什么的。你说可气不可气,这这叫顶天立地。



翠谷(中国画)

赵树松

大地